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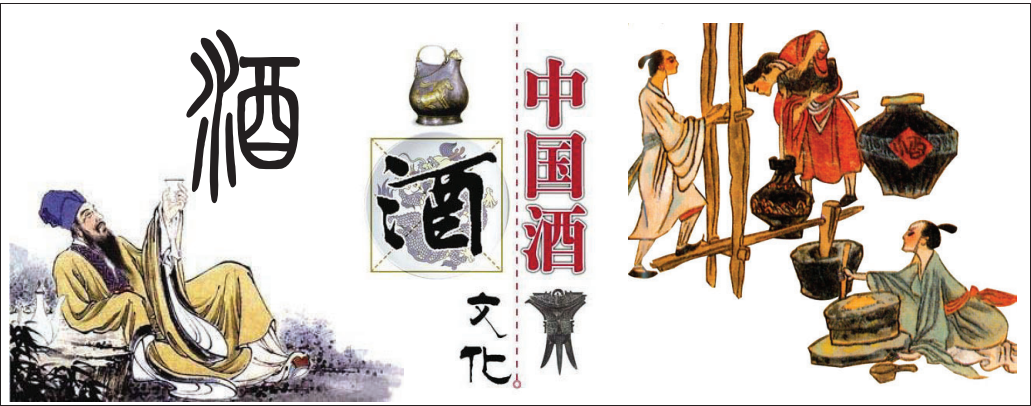
春節再談中國酒文化

春節了,說說酒文化,應個景兒。

古往今來的地球人沒有不喝酒的,誰都知道喝酒無節制會引出諸多社會和健康問題,甚至誤了國家大事,但什么力量都無法禁止它。

我們常常驚嘆俄羅斯人喝酒不要命,而在別人看來,中國人喝酒也十分了得。我國的酒文化樹大根深。在我們的文化中,喝茶強調一個雅字,而喝酒則突出一個豪字。喝茶的講究,無過於《紅樓夢》中的妙玉,她不但講究茶葉本身,還講究泡茶的水,陳年雨水不算好,她最好的水是 5 年前在別處寺院里收集梅花上的雪所化的水。她飲茶的器具也講究到十分,有種種樣子和名稱都古里古怪的杯子。喝茶的“喝相”當然更要緊,妙玉說:“一杯爲品,二杯爲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曹雪芹老先生對喝酒是另一種態度,安排史湘雲一杯一杯地豪飲,醉了,倒在院子中石頭上睡着了,落了一身的花瓣兒,勾畫出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曹先生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寫的是真實的中國。喝酒在我們的文化里就是一樁美好的事兒。有另一部名著《水滸傳》爲證。《水滸傳》里兩位佛教徒都不顧教律,嗜酒如命,一個是和尚魯智深,一個是行者武松。魯智深喝醉了酒,把一寺的和



尙都打倒,而武松則醉打蔣門神,大醉了獨自上景陽岡,打死了老虎。對這些,後人只有贊嘆,沒有一個人責備他們不守戒律。

有一個詞兒,我百思不得其解——“斟酌”。斟就是倒酒,酌就是喝,怎么斟了酒來喝就成了“仔細考慮”了?或許,古人相信,喝酒能促進人的思維活動。李白說他不喝酒寫不出詩來,還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據說,郭沫若的《女神》也是在酒醉的情況下寫成的,傳說他當時詩思泉涌,手都來不及寫,龍飛鳳舞而就。我輩蠢物,沒有這樣的經歷。我更相信這是有酒癮的人造出來的說法。如同抽煙能助神思一說,我以前真相信,寫東西的時候手里喜歡有

一支香煙,後來戒了煙,照樣寫東西。不管如何,“斟酌”之能成爲“考慮”,是喝酒已經潤物無聲地滲入我國文化骨髓的一個證據。

還有一個詞兒——乾杯。乾杯者,一仰脖子將一杯酒喝干之謂也。記得當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就被我們的乾杯所震懾,回去以後談虎色變。這是文化不同所至。在喝酒方面,西方人有點像妙玉的喝茶,一杯葡萄酒在手,先不喝,而是用大鼻子嗅,晃幾下,再嗅,然後喝一小口,含在嘴里,用舌頭攪動,讓酒與他舌頭上的味蕾充分接觸,然後嚥下去,再然後就是瞪大了深陷的眼睛作無限享受狀。他們哪里見過一仰脖子酒下肚的陣勢?最近英國報紙報道,有一個中國人在倫敦

拍賣會上花相當于 100 多萬人民幣的錢買了一瓶十九世紀的窖藏酒,他指出買主不是用于投資,而是自己喝,並且特別說明,中國人喝酒和他們不同,不是慢慢地品,而是大口大口的灌,意思是可惜了那瓶古酒。如果這人果真用那瓶酒來乾杯,我也覺得可惜,不管他多么有錢,多么不在乎。畢竟那是 100 多年前的東西啊。

不是說洋鬼子的文化就一定好,一定要學。但在喝酒方面,品畢竟要比猛灌好。你想啊,茅台酒一瓶一千多塊,幾口就灌了下去,豈不可惜它那好原料、好配方、好製作?還有你那一千多塊錢,你大口大口地灌,也喝不出什么醬香型和清香型來,豈不類似妙玉所說的飲驢?像飲驢倒也無妨,就怕酒後失德,做出些不雅的舉動來,或者損害了自己寶貴的身體。如果什么人酒後駕車,出個意外什么的,就更不值了。“因我爸是李剛”而全國聞名的李啓銘就是酒後駕車,那句名言是否也是酒精的作用,不得而知,總之是惹了大麻煩。

所以,我呼籲,喝酒要有節制,不要以乾杯爲美,將飲茶文化引入飲酒,像妙玉品茶那樣品酒,一方面不至於暴殄天物,另一方面也是愛惜玉體的意思。不知諸君以爲然否?(許博淵)



想問你借一把葱

天藍色的瓷盤里,倒入滑溜溜的絹豆腐,再將據說是“會跳舞的皮蛋”切成丁狀……我愣在那里,這一青二白的小菜,少了點什么吧?

當然,就少那一點點綠色的小蔥花。

美食真的是個挑剔的傢伙,就像烤鴨一定得蘸醬,涮羊肉必定配韭菜花,三黃雞少不了醬油調料,臭干子還是要添蒜辣醬……這皮蛋拌豆腐,如果少了那抹小蔥花的香,也就真的少了那個味!

我猶豫着,抬腿下樓穿馬路進超市,想想都累……於是乎,不懷好意想到了鄰居,要不要,去借一把?我想問你借把葱?

我那一樓道里的鄰居,我認得幾個,跟他們的相遇分別是在電梯里、門房間、停車庫,基本上彼此間就點點頭,問個好……有一次是例外,我倒垃圾忘記拿鑰匙,站在走廊里等媽媽回家開門。此時此刻,左鄰右里分別出來,招呼我:“要不要借你一張板凳坐坐?”

所以,連三言兩語都沒說上的鄰居,你一下子上前叩門、微笑:“能不能借我一把葱?”想想都暈!也不敢、不好意思,萬一對方說:“呀,我們也沒有呀!”那我撞牆算了!

可是,小時候,別說借葱,雞蛋都借過!總是在黃昏的時候,奶奶在廚房里紅紅火火忙碌着,突然大叫起來:“快去李師母家借個雞蛋來!”

我們幾個孩子趴在窗台,四個小頭一致抬起,哥哥姐姐目光刷刷刷盯向我,不用說了……我乖乖地,啪嗒啪嗒地來到李師母家,李師母也正在廚房揮汗如雨,叫:“進來自己拿!要啥有啥!”

真的,那個時候,我好像不止一次去李師母家借這個那個……吃螃蟹的時候,奶奶一拍腦袋:“快,生薑!”話音剛落,我站起來就跑……非常自覺!還有一次記得更牢,奶奶打開米缸:“糟了!忘記買米了!”我拔腿就要衝,被奶奶一把拉回來:“傻孩子!米不好借的!”

哦……多么多么懷念那個小時候啊,記憶中那個時候的家,門永遠是敞開的,三日兩頭會有鄰居對着我家的門大喊:“借點辣醬!”或者道:“陳醋有嗎?”

在車陂住的時候,是個小巷子,鄰居也是奶奶以前的同事,愈發隨便。常常是放學的路上,遇上鄰居,他們就已經叫嚷上了:“晚上我家炒螺螄,你過來端還是我送過去?”我懶:“送過來啦!”

上樓梯,樓道里陣陣飄香,有幾種香是無法複製的,比如紅燒肉,比如油煎帶魚,再比如炸臭干……上得四樓,家家戶戶晚上吃什么已經心知肚明!

坐下,不多會兒,鄰居端來了炒螺螄,上面油乎乎紅彤彤的,香氣劈頭蓋腦……那年,我搬家了,整理廚房時,竟然發現一半的碗不是自家的……呵呵,那些個熱熱乎乎的日子啊!

好了,不抒情了,此時此刻,面對一碗就缺一把蔥花的皮蛋拌豆腐……我么,還是老老實實下樓,穿馬路,進超市,花錢買下……然後將小蔥洗淨,切碎,撒在豆腐皮蛋上。萬家燈火時分,端上菜來,隱隱約約聽見鄰居家,彈琴的彈琴,唱歌的唱歌……(沐晨)

美國迄今最全面華裔狀況報告出爐

美國華裔四大特點

全美華人究竟有多少?2月10日,在美國國家記者中心,由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NCCA)和馬里蘭大學美籍亞裔中心聯合推出的《2011 年全美華人口動態研究報告》,首席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數字。根據可獲得的 2009 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全美華裔(以下簡稱華裔)總數爲 3638582,佔美國總人口的 12%,是美國最大的亞裔群體。幾乎四個亞裔中,即有一個華裔。

迄今最全面的華裔狀況報告

該報告以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爲基礎,涵蓋華裔數量、收入、教育、婚姻、就業等各種數據,是迄今爲止關於華裔美國人的最全面的報告。

長期以來,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美國人數目很少,40 年前,亞裔只佔全美人口的 1%,因而不受重視。聯邦政府人口普查的數據,只將非西裔美國白人(以下簡稱白人)、非裔及西裔美國人作爲整體加以研究。在過去的 20 年里,亞裔數量迅速增長,已佔到全美人口的 5.5%多,在 2000 年至 2009 年間,華裔數量增加 33.3%。按照目前速度,一旦 2010 年人口普查據出,華裔數量將超過 400 萬。

NCCA 主席薛海培表示,很少美國人知道這一點。NCCA 從今年開始,將定期發佈關於華裔狀況的調查報告,未來,該報告不僅將包括聯邦人口普查中的硬性數據,還將包括華裔對一些敏感問題的看法,從中發現華人社會變化的曲線。

負責數據分析整理的馬里蘭大學美籍亞裔研究中心主任品川肇教授認爲這一報告具有重要意義。21 世紀第一個 10 年里,華人無論是數量還是影響力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也是中國崛起爲世界大國的時期。華人作爲美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群體,不僅對美國社會,而且對美中關係,都有重要影響,其呈現的各種特點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

半數華人居住在紐約和加州

該報告認爲,華人在新世紀呈現四大特點。

一爲多樣性,華人並非一個同質的群體,內部存在很大差異,包括來源地、是否歸化、通婚等方面。

二是集中性,華人在居住、教育、職業等方面呈現出明顯的集中性。51.4%的華裔美國人住在紐約、洛杉磯等五個大都會城市的郊區。在過去的 20 年里,越來越多的華裔不再居住在傳統的中國城,而與其他亞裔群體住在郊區富裕的“亞洲城”中。全美共有 7000 所大學,

90%擁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華人集中畢業于其中 300 所大學。

三是兩重性,在許多社會和經濟特點上,華人呈現出雙模式。在就業上,一方面華人從事管理、軟件開發、醫療、財會、審計等專業性強的高級白領工作的有很高比例,另一方面,亦有很多從事廚師、服務員等低收入藍領工作。這種就業兩重性在



其他亞裔中則不明顯。全國範圍內,華人家中際收入居于較高水平,同時,華人的貧困率爲 9.6%,高於白人 8.1%的貧困率。25 歲以上華人擁有大學以上文憑的比例爲 51.8%,是美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同時,華人未獲得高中文憑的比例爲 18.7%,高於美國平均水平 15.4%。

四是教育回報率低。華人普遍重視教育,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大量時間及精力。但數據顯示,華人花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回報率低於美國平均水平和白人。數據顯示,同等學歷下,華裔男性比白人要低 5000 至 1.5 萬美元。如獲得碩士以上學歷的華人男性,平均收入爲 85805 美元,而白人男性爲 86316 美元。數據雖然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女性比同等學歷白人女性教育回報率高,但品川肇在回答記者問題時認爲,華人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工作刻苦,是其回報率的根本原因。但研究顯示,華人女

性主要是在職業生涯的前期回報高,35 歲以後,由於家庭、文化的考慮以及種族及性別歧視因素,華人性質的回報率明顯降低。

一點五代華人收入最高

該報告的一些結論,與長期以來人們對華人的認知並不吻合。

隨着華人在美國社會的立足,應是一代更比一代強,但數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該報告將華人分爲第一代、一點五代和第二代及以上三大類。其中第一代爲完全在美國以外受教育的華人,比例爲 16.1%,第二代及以上爲美國出生的華人,佔 36%,一點五代界于兩者中間,非美國出生,至少部分教育在美國完成,比例爲 47.9%。報告顯示,三大類中,第一點五代不僅人數最高,而且收入高於第二代及以上華人。這種並非一代更比一代強的現象同樣存在于其他亞裔群體。華人喜歡建立小企業(在美國指雇傭人數在 500 人以下的企業),這是美國人眼中的又一華人形象。但數據顯示,華人自我創業的比例只有 5.9%,和其他族群沒有區別,而在第二代及以上的華人中,自我創業的比例只有 4.1%,低於其他族群。

華人在美國高校中獲得博士學位比例最高。事實是印度裔美國人比例略高。

華人參政意識有望提高

儘管華人中出現了市長、衆議員、參議員,但數據顯示,華人擔任公職的意願並不強。從就業取向上看,82.4%的華人在私營部門工作,而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僅爲 14.1%。品川肇認爲,華人加入美國籍的比例在亞裔美國人中居第三高,公民數量的增多,必然轉化爲投票率的增高。他相信未來華人擔任政府公職及從事社區服務的熱情會不斷提高。薛海培認爲,華人在未來 10 年有望超越猶太裔成爲美國第三大少數族裔,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將隨之增大。

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否對在美華人的流向產生影響?薛海培均認爲,隨着中國經濟發展,返回中國的華人數量在增加,但來美國的華人數量也在增加,來美留學的華人學生年齡趨小,顯示出許多中國人對美國教育價值的認可。同時,來美國投資的華人亦增多,這是過去所罕見的。

品川肇認爲,華人絕大多數具有雙語優勢,78.6%的華人在家說一種以上的語言。越來越多的華人利用這種語言及其他優勢,穿梭于美中兩國間,成爲“跨國人”,不僅自身受益,也有利于美中關係的發展。

